

潘多拉的盒子

〔日〕太宰治◎著 李月婷◎译



日本文学大师
作品精选集

太宰治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潘多拉的盒子

〔日〕太宰治◎著
李月婷◎译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潘多拉的盒子 / (日) 太宰治著 ; 李月婷等译 .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2015.2

(日本文学大师太宰治作品精选集)

ISBN 978-7-5682-0012-7

I . ①潘… II . ①太… ②李…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5053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5

责任编辑 / 申玉琴

字 数 / 220 千字

文案编辑 / 申玉琴

版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116.00 元 (全四册)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潘多拉的盒子	1
故乡	135
回忆	147
列车	179
候鸟	185
谎言	195
雪之夜话	205
“父亲”这两个字	211
雀	217
答案落第	227
一问一答	231

潘多拉的盒子

李月婷 译

这本小说是由一名在一所被称作“健康道场”的疗养院与病魔作斗争的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以书信的形式写给他的好朋友的。我想，这种以书信形式写的小说应该比迄今为止报纸连载的小说更鲜为人见吧。因此，读者在读前四五节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情节有点儿混乱，但是，因为书信的形式也具有很浓的现实感，所以，从很久以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日本国内，这种书信的方式就受到了很多读者的青睐。

关于“潘多拉的盒子”这个话题，我会在明天小说的第一回写到，因此，就没必要在这里提前写了。

这是有些简慢的开场白，但是，以这样简慢的方式来做开场白的男子写的小说往往出奇的有趣！

正剧开始

第一幕

你千万不要误解。我一点儿沮丧也没有。收到你写来的满是安慰的信，我先是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紧接着却不禁羞得满脸通红，情绪异常的不稳定。我这么说，你也许会生气，但是我读了你的来信后，着实感到“陈旧迂腐”。告诉你，新的序幕已经拉开，而且是我们的祖先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序幕。

这种迂腐的作态难道不是伪装出来的吗？因为这些大体上都是谎言。我，现在，对于我自己肺部的疾病，一点儿也不在意。疾病什么的，已经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不仅仅是疾病，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忘了。我来到这所“健康道场”，并不是因为战争结束后突然觉得生命变得珍贵，想要养好身体，为了有一天能出人头地或是出于其他目的，也并不是因为想要尽早治好病，让父亲安心、让母亲高兴的感人至深、令人敬佩的孝心；但是，也绝对不是因奇奇怪怪的自暴自弃而来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将一个人的行为逐一附上说明不就是陷入了陈旧“思想”的错误之中吗？勉强的说明，往往都是以虚妄的牵强附会结束。理论的游戏已经太多了，所有的概念并不能一言而尽。因此，我想说的是我来到这所“健康道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某一天、某个时刻，圣灵悄悄潜入了我的胸膛，眼泪流过我的脸颊，我独自哭泣了许久，在此期间，身体突然变得轻快起来，头脑也无比的清

醒和透明，从那时候起，我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子（在此之前它一直是隐藏着的），于是，我立即对母亲坦白说：“我咯血了。”后来，父亲为我选择了这所位于山腰的“健康道场”。事实上也就这么点儿事。某一天，某个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说你总该明白了吧？是那一天哟，是那一天的正午，用宛如奇迹般的天籁之声哭泣着说道歉的那个时刻。

从那天起，我就总觉得自己像是乘上了一艘新造的大船。这艘船到底要驶向何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现在我还恍如在梦中；可是，船却已顺利离岸。这条航线仿佛是世界上从未有人航行过的处女航线，仅这件事，我虽然恍恍惚惚但是能预感得到。不过，现在，我仅仅是受到了这艘全新大船的迎接，随着命运的航线向前航行。

但是，请你不要误解。我绝对没有变得绝望而空虚。船只的起航，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起航，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微弱的期待的感召。这是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未曾改变的人的本性之一。你一定听说过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这个故事吧？正因为打开了本不该打开的盒子，疾病、悲哀、妒忌、贪婪、猜疑、阴险、饥饿、憎恶等所有邪恶的虫子都爬了出来，它们遮蔽了整个天空，嗡嗡地飞来飞去。从此以后，人类不得不永远陷入不幸之中。但是，在盒子的一角，却留下了一颗罂粟种子般大小的发光的石头，在这颗石头上隐约地写着“希望”二字，这就是那个故事。

第二幕

这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了的。人类是不可能产生绝望的。人类常常会被希望所欺骗，但是，同样也会被“绝望”所欺骗。让我们诚实地畅所欲言吧。人类跌入了无底深渊，虽然在苦苦挣扎，但是最终也会在某个时刻搜寻到那一缕希望之光。这是继潘多拉的盒子以来，由奥林匹斯众神所决定的事实。无论是乐观论还是悲观论，那些端着架子进行不知是什么的演说、气势凌人的人都被留在了岸上，我们这艘新时代的大船却抢先一步顺利地扬帆起航，没有任何阻碍。这就好似植物的藤蔓的蔓延一样，是超越意识的天生的向阳性。

让我们从此以后真正地停止那种任意把人当作不安分者而进行谴责的装腔作势的言论吧！那样做只会让这个不幸的世界变得更加阴郁。越是谴责他人的人反倒越在暗地里做坏事。虽说这次战争又失败了，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在匆忙之中捏造暂且逃避的搪塞之词、企图掩饰真相的政治家的话还好，正是因为那种愚蠢的掩饰才使日本走向毁灭的，真心地希望他们今后能真正重视这一点。如果重蹈覆辙的话，也许他们都会变得臭名昭著，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让我们都不要说大话，做个更直爽和更单纯的人吧！新造的大船已经完全驶向了海洋。

即便是我，到现在也还会有极其痛苦的回忆。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自从去年春天初中毕业时，就因发高烧引起了肺炎。足足有三个月卧床不起，也因此未能参加高中的入学考试。好不容易可以起床行走了，却仍然持续低烧，医生怀疑是胸膜炎。就在整日在家无所事事打发无聊的光阴之中，我又错过了今年的考试。从那时起，我就没有了继续升学的心情，但是对于未来该如何安排，我眼前一片迷茫，仅仅只是整日在家里游手好闲。对此，我也未曾向父亲解释过什么，对母亲也只是没有做过有伤体面的事情。你没有过失学的经历可能无法体会到，那完全是痛苦的地狱。那个时候，我就一个劲地在田地里拔草。做这种效仿农民的事，仅仅是为了掩饰体面。就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家房子的后面有一块大约一百坪^①的田地。在很早以前，这块地不知什么原因，好像是用我的名字进行了登记。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只要一踏进这块田地，就觉得有种从周围的压迫中稍稍逃离出来的轻松感。这一两年来，我仿佛成了这块田地的主人。我给这块田地拔草，或者在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内翻土，为番茄搭支架，我想：做这些事情也许多少能为粮食增产做些贡献吧！就这样一天天地在自欺欺人中度过。但是，你知道吗？总有一块不安的黑云萦绕在我的内心深处，无论怎样都挥之不去。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今后，我又将会有怎样的境遇呢？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波折吧？但是，这样不就如同不足为取的废人一般了吗？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禁茫然不知所措。该如何是好，我似乎完全摸不着方向。并且，像我这样散漫地活着的人，仅仅是在一味地给别人添麻烦，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想到此，我就痛苦得不得了。像你这样优秀的人大概是无法理解的，“自己活着是在给别人添麻烦。我是一个多余的人”。这种痛苦的回忆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没有的吧！

① 坪，日本面积单位名称，1坪约合3.3057平方米。

第三幕

但是，你知道吗？在我继续沉浸在这种任性、陈腐、愚蠢的烦恼之中时，世界的风车已经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不停地旋转起来了。

在欧洲，纳粹党被颠覆；在亚洲，继比岛^①决战之后，又发生了冲绳决战、美机对日本内地的轰炸。虽然我对军队作战之事知之甚少，但是，我有着年轻而敏感的直觉，并且这种直觉是值得信赖的。对于一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危机，我能够立即果断地感知。没有任何理由，仅仅是直觉。自今年初夏开始，这种敏锐的直觉便感应到了从未有过的海啸的声音，我被深深震撼了。但是，我却对此也束手无策，只有惊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田里的工作上。在夏日的暴晒下，我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抡起沉重的锄头翻着田里的土地，然后，移栽上甘薯苗。那时，为何每天都如此拼命地在田地里劳作，即便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日子：我怨恨自己这无用的身体，并想狠狠痛击它，这多少有些自暴自弃的心情吧，每每抡起又放下锄头之时，我便如低声呻吟般地重复，“死吧！”

① 比岛，英文名称 Leyte，中文译作莱特岛或雷伊泰岛，日本叫比岛，是菲律宾米沙鄢群岛中的一个岛。莱特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场上的重要战役。

去死吧！死吧！去死吧！”我移植了六百株甘薯苗。晚饭的时候，父亲对我说：“田里的工作也适可而止吧。对你的身体来说似乎有些勉强了。”随后的第三天深夜，半睡半醒之中，我便开始吭吭地不住地咳嗽了起来，期间，感觉到有东西在肺部隆隆作响。我马上意识到我可能已经不行了，一下子完全醒了过来。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咯血前肺部会隆隆作响。在我趴着的时候，突然有股液体一下子涌了上来。我嘴里含着这股有腥臭味儿的液体，小跑着去了厕所。果然是血。我在厕所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并没有再次咯血。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厨房，用盐水漱了口，又洗了洗脸和手，便回到了卧室。为了不发出咳嗽声，我屏住呼吸静静地躺在床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出奇的镇静，就像是从我很早以前我就一直在等待这个夜晚的降临，我的脑海中甚至浮现出了“夙愿”这个词。明日还是默默地继续田里的劳作吧。没有办法，我是一个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生存价值的人，我必须明白自己的本分。唉，像我这样的人真应该哪怕早一天死去都好。趁现在，拼命使唤自己的身体，为粮食的增产贡献微薄的力量，之后便从这个世界消失，减轻国家的负担，这样做也许会更好。这也总算是像我这种无用的病人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吧。唉，真想早点儿死去。

于是，第二天早上，我比平时早起了一个小时，迅速叠好了被子，早饭也没吃就直接去了田里。就这样，我拼命地投入到了田里的劳作之中。现在想来，这一切宛如地狱的噩梦一样。当然，我当时是打算到死也不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任何人的。不让任何人知道，悄悄地让病情快速恶化。事实上，这种想法恰恰就是所谓的堕落思想。当天夜里，我悄悄潜入厨房，喝了整整一大碗的烧酒。深夜，我再次咯血了。突然间醒了过来，我轻咳了两声，血一下子就涌了上来。这次连跑到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我推开玻璃门，光着脚跑到庭院中吐了起来。血从喉咙里不断往上涌，感觉眼睛、耳朵也仿佛喷出了鲜血。在吐了大约两杯的量后，血止住了。为了不让人发现，我用木棍儿把沾满血的土壤翻过来，正在这时，传来了空袭警报。那时觉得，那是日本，不对，应该说是世界的最后一次夜间空袭。昏昏沉沉中，我爬出了防空洞，这时已是八月十五日的清晨，天空已经微微发白了。

第四幕

但是，那天我还是去了田里。听到这里，恐怕就连你也会苦笑的吧？但是，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我是真的觉得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应该采取的态度了。总之，无论如何都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不断地茫然失措之后，我下决心以一名农民的身份死去，这不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应该做出的结论吗？在自己亲手耕种的土地上，像一名农民那样倒地而亡就是我的夙愿。唉，我什么都不在意，只希望早点儿死去。经历头晕、发冷、冷汗淋漓的苦痛之后，我好像正在慢慢地失去意识，当我正仰天躺在茂密的豆田中时，母亲突然来叫我了。“赶紧洗洗手和脚，去你父亲的卧室。”一贯微笑着说话的母亲，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神色异常严肃。

我在父亲卧室的收音机前坐了下来。正午时分，我悲痛地哭了，眼泪流过脸颊，一道不可思议的光线射入我的身体。我仿佛踏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又仿佛是乘上了一艘摇摇晃晃的大船，等我猛然间恢复意识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了。

我虽然没有自负地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视死生如一的境地，但是，死也好，生也罢，不都是一样的吗？无论是哪个，都同样的难熬。那些不顾一切地急急求死的人大多是装腔作势的人。我至今为止所受的苦痛不过是

欲掩饰自己的体面而所承受的辛苦罢了。这种迂腐的装腔作势应该也是伪装出来的吧。在你的信中有“悲痛的决定”这句话，可是，“悲痛”这个词令现在的我总是想起演技低俗的男演员的表情。这哪是悲痛啊，这已是虚假的表情了。船已经顺利离岸了，并且，船只的起航应该隐藏着某种朦胧的希望。我已经不再沮丧，也不在意肺部的疾病了。收到你这封写满同情的来信，实在是不知所措。我现在什么也不去想，只打算把自己的命运托付在这艘船上，让它随波逐流吧！那天，我立刻向母亲坦白了，以一种连自己都觉得意外的平静的心情坦白了。

“我昨晚咯血了，前一天晚上也咯血了。”

没有任何理由，也并不是突然觉得生命变得珍贵了，只是因为到昨天为止的勉强的伪装消失了而已。

父亲为我选择了这所“健康道场”。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的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他对于数字的计算也许还算擅长，但对于金钱却似乎从未有过准确的估量。因为家里一向很贫困，我也不可能奢望奢侈的疗养生活。这是所简朴的“健康道场”，仅这一点就完全与我契合。我没有任何的不满。六个月后我就似乎已经痊愈了，从那以后也再没有咯血，甚至连血痰都没有。我已经完全忘了生病的事。“忘记疾病是疾病痊愈的捷径”，这所道场的场长这样说道。他是个有点儿奇怪的人；总之，是一个为结核疗养病院起名为健康道场，应对战争中粮食和药品的供应不足，发明了独特的疾病斗争法，激励了许多入院患者的人。反正，这是一所不同寻常的医院，光那些有趣之事就多如牛毛，下次再慢慢向你道来。

关于我的事情，你真的无须太过担心。你自己也要保重。

昭和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

健康道场

一

今日就按照约定向你描述目前我所在的这所健康道场。从E市乘巴士大约一小时的车程，在一处叫作“小梅桥”的地方下车，然后再换乘其他巴士。不过“小梅桥”离道场已没有多少距离了，与其等换乘的巴士，还不如走着去比较快。只有大概十条街的距离，来道场的人大抵都是从此处步行而来的。从“小梅桥”沿着右边是绵延群山的柏油公路南行约十条街，来到山脚的一扇石头小门前，从此处开始，成排的松树绵延至山腰。在这些成排松树的尽头，可以看到两栋房屋的屋顶。那里就是接收我的被称为“健康道场”的奇特的结核病疗养院。疗养院分为新馆和旧馆两栋。旧馆比较简陋，但新馆是一所极其漂亮而又明亮的房屋。在旧馆中积累了相当多锻炼经验的人会陆续搬至新馆。但是，我因为身体比较结实，受到了特殊的待遇，从一开始就住进了新馆。我的房间，是从道场正门进去右手边的第一个门——“樱花间”。“新绿间”啦，“百鸟间”啦，“向日葵间”啦，各个病房都被命名了独特的美丽的名字。

“樱花间”有十张榻榻米大小，并且是一间稍呈长方形的西式房间。房间内并排着四张床头朝南、极为结实的木床，我的床铺在房间的最里侧。枕边的大玻璃窗下，有一个十坪左右大小、名为“少女池”（这个名字实在

不敢恭维)的明亮而又清澈的水池,可以清楚地看到有鲫鱼和金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对于我的床铺的位置,我也没有任何不满。说不定这还是最好的位置呢。床是木制的大床,虽然没有简陋的弹簧,却格外牢固,两侧带有抽屉和搁板,即使将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也还有空余的抽屉。

向你介绍一下同一个病房的前辈们吧。我的旁边是大月松右卫门先生。人如其名,他是一位人品高尚、很有涵养的中年大叔,据说是东京的报刊记者。妻子早逝,现在家中只剩两个人,除了他还有一个已到适婚年龄的女儿,女儿也随他一道从东京迁移到了这所健康道场附近的乡村,她时常来此探望寂寞的父亲。这位父亲大体上都是沉默不语的。他平时虽然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但有时也会突然变成令人恐惧的决策家。大致是人格高洁之士。虽感觉其身有仙风道骨之处,但总觉得还未确切地知晓。漆黑的胡须甚是气派,但是眼睛似乎近视得非常厉害,镜片后面发红的小眼睛很没有神气。圆圆的鼻头像是不停涌出汗来似的,他总是接连不断地拿毛巾用力擦拭,因此,鼻头就像要滴血般通红通红的。但是,他闭上眼睛思考的时候,却有一种威严感。说不定他还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呢。他的绰号叫“越后狮子”。我虽然不清楚绰号的由来,但也觉得非常贴切。松右卫门先生好像也并不是那么讨厌这个绰号,也有人说这个绰号是由他自己提议的,但事情的真相却无从得知。

二

在他旁边的是木下清七先生，是一名泥瓦匠。目前二十八岁，仍是单身。他是健康道场一等一的美男子。肤色白皙，鼻梁高高的，眉清目秀，的确是一名极好的男子。但是，走路的时候他总是踮起脚尖、轻扭着屁股，如果他能把这种走法改掉就好了。他到底为何会用这种走法呢？是不是觉得这种走法颇有节奏感呢？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他似乎知道很多流行歌曲，但最擅长的好像是“都都逸”^①这种俗曲。我已经听过五六次了。松右卫门先生总能闭着眼默默地聆听，而我却无法保持平静的心情。净是些诸如“积攒多如富士山峦那样的钱，每天只花五十钱”之类愚蠢而又没有任何意义的歌曲，让人除了默不作声就别无他法了。并且，也有满腹牢骚的“都都逸”，这同样也很差劲。歌曲中也掺杂了犹如戏剧台词般的内容。哎哟、哥哥、怎样怎样等等，实在是让人听不下去啊。但是，他一次最多唱两首歌，虽然他似乎想继续多唱几首，但松右卫门先生不允许他再唱。两首歌一结束，“越后狮子”就会睁开眼，说道：“已经够了吧？”有时还会再添上一句：“有害于身体健康。”是唱歌的人的身体承受不了，还是听歌的人的身体承受不

① 日本俗曲的一种，娱乐性三味线歌曲。